

東南亞共黨的赤化與毒化策略

羅石圃

共黨在東南亞所製造的武裝叛亂和政治顛覆，這是一般人都看得見的危機，共黨也公開以此自豪，但對此一地區各國青年吸毒的人數逐年激增，其所造成的精神頹廢，等於慢性自殺的危機，則被大家所忽視。毒化對赤化的影響如何？是否共黨在叛亂顛覆以外的另一戰線？這是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的。

一 吸毒氣氛瀰漫學校軍營

東南亞有以出產鴉片著稱的「黃金三角區」，也有由毒梟開關的所謂「黃金小徑」，其種毒販毒早已名聞世界，但以往這一地區祇是私梟們的國際販毒中心，他們將生鴉片及由鴉片加工製成的白粉、嗎啡、海洛英等，由產地運到加工區，再從原始森林中開闢道路，以武裝護運到都市附近，始由「黑手黨」式的人物接運，用偷關越卡的方法再分運到歐美各地脫售，而東南亞本地並非毒品銷場，因為過去在種植罌粟山區的苗、傜、阿卡等土人雖多吸毒，及緬、寮、泰、馬等大都市亦有公開的「烟廊」，但祇吸食鴉片，且出入「烟廊」的癮君子，又多是下層社會的華人，各國土著則並無此種嗜好。

不料近年來情況大有轉變，東南亞各國吸毒之風盛行，所吸的毒品已不再限于鴉片，無論嗎啡、海洛英都更受吸毒者歡迎，且沉迷于此中的人，就年齡來分，絕大多數都為青年學生，連軍人亦有不少癮君子。以族別而言，各國土著民族的吸毒人數已遙遙領先，甚至以吸毒為時髦，以致各國政府不得不大聲疾呼要求肅毒，及動員各方面採取戒毒措施，從各國近年來所公佈的資料，便不難看出東南亞各國青年受到毒化情況嚴重的一般。

在泰國有卅萬名以上學生吸毒，這是一九七三年泰國「反毒協會」會長乃柏榮在一項座談會中所宣佈的，但並不包括吸毒而未上學的青少年，他並指出單在曼谷，便有數以萬計的學生吸毒，所吸的毒品，多為海洛英、大麻及鎮靜丸^①。次年鮑督上校會透露：泰國吸毒者多為小學和初高中學生，且

東南亞共黨的赤化與毒化策略

年齡在十七至廿五歲的吸毒者逐年增加^②，今年元月十八日，泰國陸軍醫院精神病組長阿倫博士稱：目前毒氣已瀰漫全國，每天在一百卅三人之中，便有一人因注射海洛英而死亡，三軍部隊中亦有不少癮君子^③。

馬來西亞從一九六九年以來警方所破獲的吸毒案，便已逐年激增，雪蘭峨州務大臣在一九七二年即已指出，吸毒之風，已吹遍學校及軍營^④。至一九六六年九月，「馬新社」報導：僅就吉隆坡市區，銷售海洛英的攤販便有一百以上，由於他們採取流動方式營業，使警方無法緝捕，吸毒者多為青少年，且不乏大官子女，而巫人遠較華人比率為高，平均為七比一，他們都以吸毒為時尚^⑤，至今年元月，司法部長丹理斯依據理科大學「吸毒調查團」報告揭露：在一萬名學生中，即有一百人嘗試吸毒，以十六至十七歲者領先^⑥。

在非律賓，早就由政府印有「毒品的威脅」小冊，散發給一般老百姓及學生。據一九七二年官方指出：在上年度，吸毒人數有百分之十的增加。以五百萬人口的馬尼拉市而言：便有十至廿萬青年吸毒，有八百零九名毒癮相當深的，被送入改造中心，年齡由八至五十五歲不等。至去年八月，非教育部宣稱學生之中有百分之六十吸毒，對拒絕接受戒毒者，即予開除^⑦。可見情況嚴重的一般。

新加坡的吸毒者，雖未見調查統計或估計數字，但據內長黃麟書透露：一九七〇年，被捕的鴉片吸食犯為三、二六一人，嗎啡吸食者四一二名，其中四十歲以上者佔百分之八十，三十歲以下者僅有百分之二。吸食大麻者六七二人，大多在卅歲以下，吸食M X白丸的廿一人，則均未滿廿歲，至一九七三年新政府中央肅毒局主任哈南報告：一九七一年因吸毒被捕的廿歲以下

青少年，共二〇八名，一九七二年，即增加到四四四名，比前一年增加一倍，其吸用的毒品也以海洛英居多^⑧。

由印尼「肅毒協調會」主席米伍諾指稱：印尼吸食嗎啡者，有百分之九十九為高中學生^⑨，亦不難看出吸毒問題在印尼乃與「東協」其他成員國同樣嚴重。

二 誰在幕後引誘青少年嗜毒

東南亞各國吸毒者既大多為經濟尚未獨立的學生，及收入微薄的勞工，他們何以染上價值昂貴的毒品嗜好？據菲律賓一位官員向記者指出：毒販在青年人中間傳播吸毒惡習，甚至在初時免費供應^⑩。再從「星島日報」于一九七三年元月廿一日所刊載的：「緬甸是世界「白粉」中心」一文，作者陸枚根據來自緬甸商人的報導，有幾段值得注意的：

「……他們這次沿着緬甸唯一的鐵道北上，令人最喫驚的，便是各主要城市以至小站，任何人花三幾角錢，便可從街頭四佈的檳榔攤上，買到一小包四號「白粉」（海洛英）。這一小包白粉，足夠放在五枝香烟裏吸食，粵人稱爲「打高射炮」……吸白粉者不似吸鴉片或紅丸那樣需要工具，因而趨之若鶩……無知青少年更不知凡幾」。

毒販「用「渡人昇仙」的毒計，首先在仰光與曼德勒派發免費的「白粉」香烟給學生們，繼之便在丹尼及安東等地，免費派給勞工。……隱藏在幕後的毒販頭子，儘管今天仍未蹈法網，但其真姓名已爲緬甸警局偵出，他們是羅氏兄弟，哥哥叫羅興漢，（按羅氏兄弟已于一九七三年七月間被捕入獄）……」

很顯然，就菲律賓和緬甸的情形來看，學生和工人之所以染上毒癮，都是由免費毒品而開端，在表面上看：這不過是毒販們爲了開拓銷場的陰謀。如果深入一層分析，便不難發現站在生意的立場，此種推銷，未免得不得失，因爲東南亞乃國際販毒中心，無論各國關卡如何嚴密檢查，私梟們都可經由其分佈在各地的「黑手黨」重重接連，甚至檢查緝私人員之中，也不乏他們的同道，尤其是緬甸爲毒品產地，私梟擁有武裝護送隊，更無需在產地開關銷場，其免費贈送，固然是不顧血本，至於一包白粉其售價虛比三角，不

及歐美售價百分之一，在曼谷亦身價十倍。

在泰、馬、新、印、非等地毒品的零售價若干？雖沒有見到報導，但就各國勞工的工資收入，普遍不高，及毫無收入的學生，都有能力購買毒品過癮，亦不難推知都是削價傾銷。何況毒品的零售攤販，在各國政府都已以嚴刑峻法對付毒販的情況下，如果沒有重利可圖，斷不會以身試法，可見批發給他們的大毒梟，對就地開關零售市場所得的利潤更微，而所冒的危險，並不下于推銷到歐美國際市場，假如站在單純的唯利是圖大毒梟立場，斷不會幹此賣命而不獲重利的勾當。尤其是因此廣泛散播東南亞各國吸毒之風，造成各國政府一致採取聯合禁毒行動，使種毒製毒與向國際走私都更加困難，豈非自絕財路？

因此，我們認爲毒化東南亞各國青年的，斷非大毒梟們的本意，顯然在其幕後另有政治陰謀。就緬甸而言，其免費派送毒品起自大毒梟羅興漢，他先前爲爭取地盤，雖與緬共發生過戰爭，但自毛共象養的緬共羅相（*New Song*）部隊控制着瓦邦及南擇邦後，即與羅相部訂結同盟^⑪，將毒品向緬甸削價廣泛推銷，亦爲他在一九七〇年和緬共妥協後的傑作，可見這是共黨透過他來執行的毒化緬甸的陰謀。菲律賓警察當局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八日，亦即指控毛共以麻醉毒品引誘青年，使他們中毒並腐蝕思想^⑫，大馬司法部長卡迪，于上年十月廿二日，指責共黨與反國家份子，利用毒品荼毒青年，藉以破壞大馬建國力量，及便利共黨利用他們從事顛覆^⑬。今年元月卅日，雅加達「努打拉」日報透露：印尼中情局從全印尼各地藥房所發現的鴉片，經毒品偵查小組追究來源，已證實來自中國大陸，而販毒者，又都與印共有關。

從各國有關方面先後異口同聲地指出供應毒品的，都爲毛共及其在各國的造反夥伴或同路人，便不難確定，共黨在東南亞的毒化是與它的赤化策略具有密切關聯，且在北平的統籌策劃中。

三 毛共以東南亞為使用「骯髒武器」戰場

共黨以毒化作爲赤化武器，是有一脈相承的。列寧曾經指出：「在對敵鬥

爭中，正當的武器如不能生效，可用「骯髒武器」。所謂「骯髒武器」，即包括毒品與色情，毛共有此師承，在一九三五年流竄到延安，便開始大種罌粟，以製成的鴉片，向各地傾銷，換取金錢物資，並迎合日本的毒化中國陰謀。由于日本軍閥當時有一項侵華「心理化學戰」策略，交由在華陸軍情報機構執行，其內容為在東北建立製毒工廠，收購鴉片製成嗎啡與海洛英，再在各地建造妓院推銷毒品。毛共便一方面供給它的製毒原料——鴉片，又一面替它將毒品推銷，在兩方面都可獲取重利^⑭。

到抗戰期間，日本軍閥的製毒販毒領域隨其在華佔領區而迅速擴大，毛共和它的聯合毒化勾當也因此加強。到日本投降後，這項「骯髒武器」也全部由毛共所接收，由北平政權成立後，在一九五〇年僑務院第廿一次院會決議案中，有「嚴禁私人生產、進口、加工、和買賣鴉片與麻醉藥品」^⑮，亦即說明鴉片種植及其製成的毒品，都祇許公營，這也顯示毛共對毒品所能發揮的力量及獲得厚利的重視，從一九五八年周恩來的一篇講話中更可了然。

他在武漢主持以種毒、販毒為主題的「特別會議」席上，對「各省區委負責人」、「各重點農場第一書記」宣稱：「中央」決定推展種植罌粟，乃鑒于「美帝」已派兵進入越南，為堅決支持兄弟般的越南人民，遂不能不利用罌粟以對付美軍，接着說明：「我們從革命的立場看，罌粟是有助於革命事業的一種力量與方法；從階級立場看：罌粟可以為無產階級革命的一種有力的武器……我們要大力輸出嗎啡、海洛英來軟化其戰鬥力，使之不戰而敗……」^⑯這是毛共有計劃向東南亞大量輸出毒品的開端，以配合它向此一地區輸出的戰爭。

一九六五年六月，周恩來在開羅面告埃及前總統納瑟：「我們正幫助駐越美軍吸毒，供應他們最好的嗎啡、海洛英」^⑰。這一期間，入越美軍吸毒情況，見于一九七二年七月十日華僑日報刊載同年六月美國「毒品管理局」長股格索向參院外委會提出的報告中說：

「……事實證明，我們許多青年士兵是海洛英買賣最脆弱的目標……我們首先發現越南有海洛英的時間是一九六九年，來年這種細流已成為溪流，一九七一年，由溪流已形成了狂流，海洛英不斷從「黃金三角區」湧出，專為供應此種需要的海洛英提煉廠，紛紛出現於泰寮……」

東南亞共黨的赤化與毒化策略

同時美國參院對駐越美軍吸毒調查報告中，更指出毛共以大量精製的海洛英，用每兩廿美元的廉價向駐越美軍推銷，祇合時價約四分之一，以致美軍吸毒上癮者約為百分之五十，若干部隊高達百分之七十至八十^⑱。可見毛共毒化入越美軍的陰謀確已相當成功，除為它開拓了毒品在美國的市場而外，且將它的利用「骯髒武器」法門，傳授給受它羽翼的東南亞共產黨徒。

誠然，東南亞的「黃金三角區」一向生產鴉片，但產量並不算多，且並無提煉海洛英、嗎啡的設備與技術，近年來所以輸出數量大增，且以從鴉片提煉而成的高級毒品為主，除由雲南輸入的而外，毛共所給予的增產改進協助，已使此一區域毒品，無論在種植、提煉、傾銷都進入了新紀元，尤其在利用方面，更發揮了高度的戰果。

四 種製毒品的新技术和設備由何而來

罌粟是毒品之母，本是一年生或兩年生長的草本植物，在不適宜的氣候雨量與土質環境下不易生長。至于由收漿到凝成鴉片及製成嗎啡，再提煉為海洛英，更需有相當設備與技術。據香港「星島日報」披露：自毛共于一九五〇年，網羅過去替日軍指導種植罌粟及製毒的大批漢奸，及聘請蘇俄專家從事種製改進，已使毒品產量大幅度增加，從美國多次訪問「金三角區」的唐斯報導：當地苗族種植罌粟，已採用快速種植方法，一年可以兩次收成^⑲，這便是由毛共種毒專家們所得到的成果推廣而來。

在緬甸寮泰的「金三角區」，近年來已到處都有製毒工廠林立，不僅可以提煉嗎啡，且能生產最高級的海洛英，可見工廠的設備和技術都並不簡單，然而此一盡是原始森林密佈的落後地區，其居民所擁有的鐵器，除飯鍋與砍竹用的鐵刀等而外，連斧鋸均付缺如，其製毒的機器與技術人員從何而來？且附近緬甸寮泰國，能够製造機器的工廠既如鳳毛麟角，何況製造提煉毒品的機器，更為法律所不容，可見這些機器，顯然來自附近的雲南。製毒的專門人才，也是受過毛共的特種訓練。

據一九七二年五月倫敦出版的「觀察週刊」特別指出：毛共積極推行毒

化政策的目標有三：(1)為套取外匯，開闢財源；(2)為毒化與摧殘自由世界人民——尤其是美軍的身心健康；(3)為支助海外共黨的間諜組織，以充實顛覆當地政府的叛亂經費。這是毛共向一般國家直接輸出毒品的目標，但在東南亞，則另有更多目標的毒化政策，且將大部份交給受它卵翼的各國共黨及同路人執行。

誠然，東南亞是毛共毒品輸往世界各地的重要口岸，雲貴又是它種毒製毒的重點地區，據一九七二年八月份英國「情報文摘」指出：毛共在十七個種植鴉片地區之中，以雲貴區兩百萬畝規模最大，其六條輸出路線，也以由雲南經緬甸分從東南亞各地運往歐美的毒品最多。以致一般人懷疑毛共協助東南亞毒品增產，豈非侵害了它本身的壟斷市場？其實不然，站在毛共以毒化配合赤化戰略的立場，這對它是有利而無害。

五 「金三角」對毛共產銷毒品有 代罪作用

自一九五二年聯合國揭發毛共的毒化世界陰謀，接着英美各國防毒機構因毒品泛濫，駐越美軍與各國青少年嗜毒人數逐年激增，紛紛派員調查毒品來源，以致世界毒品供應中心的中國大陸，已成爲十日所視，十手所指的衆矢之的，尤其是埃及前新聞部長赫克爾在其所編的「納瑟—開羅文件」一書中，揭發周恩來面告阿瑟毒化駐越美軍的策略後，更證實了毛共毒化世界的罪行，使它在美國及各國的同路人，幾無法爲之辯護。在自由地區的「金三角」，擴大種毒製毒，讓各國反毒人員和記者們都可實地採訪調查，便可爲它代罪，其代言人在辯護上亦可振振有詞，這不過是對它有利的一面。

東南亞各國共黨都是由毛共哺育扶持，其所需的經費既須由它販毒所得而撥補，何如就地生財，指導它們種毒製毒，交由它統一販運外銷，便減輕了它的經濟負擔。如一九七三年「路透社」駐曼谷記者引述泰國調查局秘書長那隆的話，指出曼谷一百多名商人，以販毒所得繳給泰共的，上一年爲十億銖，是年約爲一百廿億銖^②，可以推知各國共黨此項工作收入之大概情形，也是減低了毛共對它們經濟負擔的說明。

更重要的，是擴大種毒製毒對各國共黨發展的幫助，政府派遣軍警剷除

罌粟幼苗，山地農民武裝抗拒軍警入山，這是以往便經常發生的衝突，不過結果都是互相讓步，一方面讓軍警將烟苗剷除；一方面明知他們在再種植又視若無睹，對這種經由私和以便向公家銷案的妥協方式，烟農既需破鈔，且在再種後的罌粟，更會減低收成，顯然這是由于武力抵抗不了政府軍警壓迫而不得已的下策。毛共經由各國共產黨徒指導他們改良種植技術，同時以武器彈藥換取鴉片，並訓練其青年作戰技術，及聯合抵抗軍警入山剷烟，遂形成了不再妥協的叛亂戰爭，也可以進一步迫使山民們不得不加入共黨陣營。泰北苗共便是由保護烟苗而被共黨所利用的，緬寮各國的山地民族叛軍，也都是由此興起^②。

一般多不了解毛共對緬北不與緬共合作的民族叛軍，何以也給予種植罌粟的技術指導及武器援助？如「克欽獨立軍」(KACHIN INDEPENDENT ARMY)，在其控制地區，至上年已有一萬八千七百四十四畝地種植罌粟^②，由于這枝叛軍早就得到毛共的軍援^③，以致仰光對它的種毒製毒是無可奈何？然而這對毛共及其卵翼的緬共有何益處？殊不知站在共黨統戰的立場，在毒化戰線上，讓它擴大毒品的栽培與製造，便已被納入了同一條戰線；在赤化戰線上，爲保護種毒而升高擴大叛亂戰爭，雖打的是民族獨立旗幟，但迫使政府不得不轉移剿共的兵力，便是有助於共黨叛亂，何況共黨一貫是將「階級革命」隱藏在「民族解放」戰爭後面，這從緬共多年來企圖在緬北組織「民族民主聯合政府」，便可窺知它利用民族叛軍的陰謀。

六 掌握毒梟及利用權貴

誠然，緬甸的民族叛軍除「克欽獨立軍」而外，其餘如掸族、吉仁、苗族等叛軍也無不靠毒品收入維持開支，他們雖並不與緬共合流，且有時發生武裝衝突，及標榜反共，但在種毒製毒方面，都直接間接得到毛共的技術指導，甚至訓練裝備的支援。這對毛共及其卵翼的各國共黨助益，並不止于上文所舉，更重要的，是經由販毒走私路線，使各國共黨在偏僻山區所建立的叛亂基地，由「點」而有了交通「線」的溝聯。「滇寮公路」和「胡志明小徑」，固然先前都是毒梟們的祕密道路，而「黃金小徑」，更是由雲南經「金三角區」，沿緬寮邊境及泰緬分水嶺，到達泰南馬共基地的通途。

在到處都是崇山峻嶺原始森林的中南半島，販毒私梟一向慣于憑指北針開關道路，到必須經過的關卡時，則一面使用其護送的武裝威脅；一面又給予重賂，以致守關人員都只有在賄賂下放卡開關，彼此也留有交情，乃變成了相互勾結，對他們的身份與貨品，根本不予查問，留下賄款便可過關，從馬泰共自新份子的供證，顯示他們到雲南北越，大多是跟隨毒梟來回，且可運送裝備。雖然這些擁有馬隊武裝的大毒梟並非共產黨徒，但由於共黨武裝威脅了其秘密小徑的要地，亦不得不為它擔任交通。如緬北有「鴉片大王」之稱的彭家聲，自緬共羅相率部竄入薩爾溫江東岸設立「緬東北指揮部」後，亦不得不擔任其副總指揮，曾與緬共作戰多年的大毒梟羅興漢，結果也不得不與緬共聯盟，都是為勢所逼，所以毒梟都在它掌握之中。

至于在東南亞各大都市的販毒，其分別批發給國際毒梟的據點，在一九七一年便有十多家批發公司，且毫無風險，大有磐石之安，此中內情，美國「星期六晚郵報」曾經透露：「所謂奉命不得干涉，實則是毛共對外貿易部已投注很大的本錢，打通了各國關節所致。」由寮國前最高統帥翁拉狄空軍將軍，自認以飛機代運毒品不諱，並指出其運毒組織共有人員二百名，一九七二年代表泰國赴美出席「國際禁毒會議」的布拉慕爾上校，竟被發現為販毒私梟。大馬司法部長卡迪爾慨嘆新馬泰販毒集團，由於有權勢人物幕後操縱，乃為禁毒的最大困難。這便是毛共錢能通神，得以利用東南亞權要控制販毒組織，使毒梟都不能不聽其指揮的原因，也說明種種毒製毒的民族叛亂集團雖不與共黨合流，但在外銷時，仍須由它經手獲取重利。

販毒組織在東南亞打通了當地政府權要，連美軍人員亦介入其中。例如上年十月下旬，一位軍人在曼谷因運毒被捕，接着泰國警廳副督察長克拉差透露：相信大規模販毒活動，有若干美國顯要幕後主持。泰國警方雖已查知美方部份顯要人物，但以人們懼怕販毒集團報復，不敢出庭作證，所以不便逮捕。由於東南亞的販毒組織，上可以交通各國權要，下可以控制黑社會幫派聽任指揮，以致貪財怕死的禁毒官員，便唯有與它合作，這對共黨而言，又豈止是專為販毒的便利，其發展組與滲透顛覆，更可使權要與黑社會人物供它利用而不自知。

向當地青年傳播吸毒，一般都祇注意到這是毒販們為了就地開拓毒品市場以漁利，雖有人揭露了此乃共黨在幕後以毒化幫助它赤化的陰謀，但祇看

到了它的腐化戰略，沒有發現它積極利用吸毒青年學生由腐化而不得不自向惡化的企圖。吸毒者在毒癮驅迫下，祇須有人給予毒品，或給予購毒的金錢便無所不為，斷不會考慮到國家民族利益，這便不難推知共黨在策動學潮工潮等羣眾暴亂時，對吸毒者便祇須以一兩包白粉或相當的代價，便會驅使他們領頭參加。近年來此一地區學潮工潮在各國都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而所喊出的口號及要求，又顯然是替共黨的顛覆叛亂助威。其所以如此？不能不認為與學生工人廣泛吸毒有關。

至于奪取情報，為共黨地下機關傳達消息，以及縱火等破壞工作，都可利用吸毒及售毒的流動攤販實施。誘引權貴子女，便是開關情報的來源，在曼谷與吉隆坡、馬尼拉等各大都市，零售毒品的攤販遍佈，警察之所以表示無法緝捕，顯然有黑社會嚴密保護，其實這些販毒及其保護圈，也就是共黨的外圍，並可擔當殺人放火的任務，可見共黨在東南亞的毒化與赤化策略是朝向同一目標。

七 結論

由於東南亞是向全世界輸出毒品的主要口岸，以輸往美國的最多，所以美國肅毒機構早就着手與此一區域盟邦聯合緝毒，以便截斷世界毒品的供應來源，但很不容易得到各國有關方面的真誠合作，因為利之所在，錢可通神。到近年來，東南亞國家吸毒的人數逐年激增，尤其是毒氣遍及校園、工廠與軍營，且發現這是共黨在幕後操縱，為有計劃以毒化配合赤化的陰謀，乃不得不不斷禁禁毒緝毒，並採取聯合行動切實施行。

華府以曼谷的緝毒局（DRUG ENFORCEMENT AGENCY 簡稱 DEA）為地區總部所在地，乃整個東南亞展開緝毒工作的中心，年度預算為五十萬美元，另有提供其他國家從事緝毒工作援助經費額達千百萬美元，「東協」成員國除各國政府均已雷厲風行的個別實施肅毒工作而外，且在耶加達籌設聯合肅毒中心。顯示美國緝毒局在東南亞總部的工作，已經獲得了東協五會員國的聲應氣求。再加上東協高峯會議，已決定成員國聯合緝私及情報交換，更可共同制止毒梟繼續倚靠「黃金路線」、「黃金小徑」大量走私。（黃金小徑即緬寮泰原始森通馬新山路）

尤其難得的，是一向採取孤立政策的緬甸，並不再對其北部早成爲種毒製毒淵藪及毒泉樂園視若無視，已接受美國在緝毒計劃下的援助，除十八架直昇機而外，且派遣情報官赴美接受緝毒工作的講習^⑭，由緬甸政府軍不斷擊潰毒梟武裝，將他們逮捕法辦，及接連收復緬共與民族叛軍據地，切力剷除烟苗，都可窺知仰光政府已決心聯合自由國家推向肅毒工作的目標，顯示東南亞掃清毒氛有望。

然而「黃金三角區」的毒品激增，並非完全由于當地增產，且看此一地區犬牙交錯的雲南，擁有種毒土地兩百萬畝，據英國「情報文摘」報導，毛共早就以武裝護運毒品進入緬甸外銷。美國衆院外委會于一九七三年元月十二日所發表的報告，亦揭露：緬甸外運的毒品，不少是從與「金三角區」接壤的雲南而來。可見毛共控制下的雲南，才是東南亞地區毒品的主要基地。

何況周恩來早就強調罌粟是階級革命的重要武器，它所研究的毒品增產及提煉的新技術設備，自早已傳授給印支各國共黨政權，由寮共執政後所宣佈的重建計劃，並公然宣佈允許人民種毒，其餘北越及越高共政權，斷不會放棄此項「航機武器」便可推知。可見肅毒的根本問題，緝毒祇是治標。

註① 南洋商報，一九七三、八、十三、由金吉譯路透社特稿。

註② 曼谷世界日報，一九七四、九、二、

註③ 泛亞社曼谷電，本年元月、十八、

註④ 南洋商報，一九七二、三、四、

註⑤ 華僑日報，一九七五、九、三、及廿八、

註⑥ 南洋商報，本年、元、一、

註⑦ 華僑日報，一九七五、七、十四及八、十五

註⑧ 「解決青年吸毒問題」、南洋商報，一九七三、十、十四、「星期

論文」、簡幹祥撰，及一九七一、十、廿三、刊黃麟書在聯青社演詞。

註⑨ 法新社耶加達電，一九七三、九、廿四、

註⑩ 「東合如何對付吸毒問題」、南洋商報，一九七二、五、十四、朱

自存撰。

註⑪ 美聯社曼谷電，一九七二、八、四、及曼谷英文郵報，一九七三

四、二、

註⑫ 中央社馬尼拉專電，一九七〇、十二、九、

註⑬ 星島日報，一九七五、十、廿三、
註⑭ 「中共毒化美國陰謀」、美國國會ROLL CALL報專欄作家勃朗
斐德撰，見星島日報，一九七二、七、二、中央社譯稿

註⑮ 中央社台北電，一九七三、三、七、
註⑯ 納瑟一開羅文件，赫克爾編著，一九七四、十、出版、頁二八至二
七〇、

註⑰ 中共的毒品製造與運銷」、星島日報，一九七二、元、卅、
註⑱ 南洋商報，一九七三、六、廿三、

註⑲ 「山地民族與泰北赤禍」、本刊、七卷、八期、拙著、

註⑳ 法新社仰光電，一九七五、十、廿六、

註㉑ 紐約時報，一九六九、七、廿五、

註㉒ 「中共以毒品向世界進攻」、星島日報，一九七一、九、六、江中

原撰、

告。

註㉓ 泛亞社曼谷電，一九七三、十一、廿七、及一九七二、十、十二、

註㉔ 華僑日報，一九七五、十、廿五、

註㉕ 美國參議員MIKE MANSFIELD一九七五、八、訪問東南亞的報

蘇俄及其附庸

本書內容，主要包括「蘇俄歷史」，「蘇俄黨政現況」，「蘇俄外交」，「蘇俄俄文教現況」，「蘇俄經濟」，「蘇俄軍事」及「附庸國家概況」等七篇，均係當前國內第一流蘇俄問題專家集體著作，取材確實，立論嚴謹。二十四開本，計四一
二面，平裝一冊，定價新台幣陸拾元整。

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出版